

芬芳
一叶

老人小孩与狗

□宋继高

应友人洪波之邀,我来到他的“东北风”小餐馆吃饺子。时间尚早,洪波对我说:“哥,西边有个小广场,你可去遛遛。”

我迎着仲春下午特有的金色暖阳,向西走了四五十米,来到一个社区级别的小广场,抬眼望去,广场不大,约莫三百多平方米,气氛却很是活跃。小孩在快乐地奔跑,身后有小狗蹦跳着追随,老人们安安静静地在长条椅上,偶有轻风撩起银发。我对面一对小情侣带着一个小女孩,伴着一只金毛正玩得起劲,忽然来了一只黑色泰迪,歪着头瞪着眼,与金毛对视着,金毛挣脱主人的怀抱,低吼着,摆出决斗的架势,“战局”似乎一触即发。金毛男主人收住狗绳,对泰迪说:“泰迪先生,我希望你用文明的方式与我们家的金毛交往,我不希望你们野蛮互撕。”金毛男还想说点什么,这时小女孩嗲声嗲气地开了口:“泰迪小哥哥,我爸爸的话,你听懂了吗?你不要打架啊,要做一只文明的小狗狗。”说来也奇怪,泰迪像是听懂了小女孩的话,怔了怔,情绪渐渐平和了下来,转身走了。

我站在广场的一角,静静地注视着眼前各色人等轮番上演的生活万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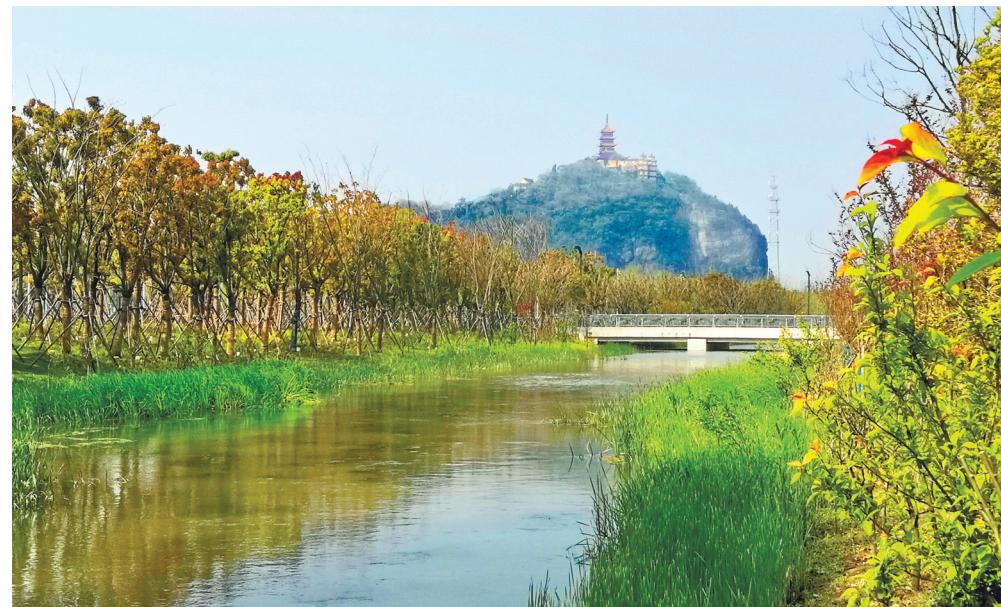
我认真数了数,广场上有18个小孩、16位老人,还有17只宠物狗,老人孩子与狗和他们的家人,各自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,有老人在侃大山,有小孩在玩踏板,还有人摆摊卖古旧书籍、苏州油纸伞等杂物,有人买,无人买,摊主好像并不在意,要的就是一种感觉。

广场上,每个小堆自成一体,虽不相往来,但氛围相当平和。这时,我注意到一位老人,满头银发,静静地坐在那儿,身边没有小孩,也没有狗,老人一言不发,一动不动,双手握在膝盖下方,身体微斜成45度,默默地注视着前方,像是沉浸在久远的回忆之中,几份优雅中夹着几份孤独,但脸上没有忧愁。我好几次举起手机想为老人拍张照片,又怕有偷拍之嫌,侵犯了老人的肖像权,我想上前打个招呼拍张照片,又怕惊动了老人,改变了眼前这哲人般的剪影。我终究没有上前,只是远远地按下手摄装置,留下了一张并不十分理想的小照。我觉得,人上了一些年纪之后,即使不说话,也是一本大书,所谓的“沉默是金、沉默如山”也许就是这个道理。在这人间四月的春风里,我默默地注视着她,像读一本无字的大书,眼前的这位老人,给了我许多关于人类、关于社会、关于老龄化的思考,我甚至想到,当我老了,会不会也有人这样无声地注视我,解读我,其实老了不可怕,不被关注才是最可怕的。

斜阳把广场上的景物镀上一层金色,广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看上去还是老人、小孩与狗的画面。

一位佝偻着腰的老年妇女,牵着一条虎头虎脑的狗走来了。那狗不很大,但很结实。走过广场,它在每一条狗面前都要停下来嗅嗅,老人使劲拽着狗绳,把它往回拉,它使着劲就是不肯走。有一条土黄色的狗对着它可着劲儿狂吠,那狗像没有听见似的,一声不吭,使劲儿挤到狂吠的狗面前,抬头看看,毫无怒色,老人把狗绳拽得更紧了,一个劲地要拉它离开,那狗赖着屁股,十二万分不情愿地跟着老人走了。我紧随其后问她:“刚才那狗叫得那么凶,你这狗怎么一点儿反应都没有?”老人告诉我:“它看见那条狗的身块没有它大,所以它就不作声了,若有比它身块大的狗凶它,它一定会更凶,我家这条狗不怕大狗爱小狗。”我不禁对这条狗刮目相看,不以强凌弱,不以大欺小,动物界都明白这个道理,何况我们人类乎?

太阳快要下山了,春天的傍晚还是有些凉意,我离开了这小小的广场,但广场人生的种种情境,一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。回到小餐馆,我对友人说:“不要与我说话,我要写文章了。”于是,我一口气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。



奔跑的春天

□王蝶飞

道路与河流之间
天空与大地之间
春风提着嫩绿奔跑而来

春风、春景、春心
细碎的流光
每一棵树、每一株草、每一朵花
都欣欣欢喜、舒展向上

最美人间四月天
唯有此刻,眼眸中最耀眼的嫩绿
把一眨眼的幸福,握在手中
如此简单、清净,触手可及

奔跑的春天 王蝶飞

南通美术的文化自觉

□沈启鹏

公元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提出“我是谁?从哪来?到哪去?”的千古哲学命题。“南通美术”面对这三大疑问该作出怎样的回答呢?“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”便是回应“我是谁?”的一个解读,是“南通美术”新时期可贵的文化自觉。

我是南通本土的一位美术工作者,从事美术创作,也做过画院和美协的组织工作,还做点美术理论研究。我的艺术生涯与时代同步,也与南通美术同行,参与、见证了20世纪后半叶南通美术的发展历程,亲历了“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”命题的生发与立论的全过程。

回顾近20年南通美术研究,历经了以下几个时间节点和推进步骤。

1999年,即将进入21世纪,江苏省美术馆马鸿增副馆长约我写篇关于20世纪南通美术的文章参加研讨会。为此,我约请了尤世玮、尤无曲、季修甫、邱丰、白衍、徐志楠、凌君钰、袁峰、侯德剑、丁鸿章座谈、请教。

随后,季修甫撰文《南通百年美术断想》、邱丰撰文《明末至清末间的通州国画概观》、白衍撰文《南通市文联大事记》。

在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,我撰文《南通美术百年回眸》,于1999年12月28日—29日在江苏省“世纪之交美术回眸与展望”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收入论文集,这是南通美术界首次对一个世纪南通美术发展史进行初步梳理。

2003年,通过阅读大量张謇史料,我从四个方面论述张謇以美术助实业兴教育的主张与实践,撰文《张謇与美术》刊发于《美术》杂志第四期。

2003年,作为南通市拔尖人才培养支持项目,时任市文联组联部主任王法撰写论文《二十世纪南通美术纵横谈》印成单行本,对百年南通美术又作梳理。

2004年6月,为助力师院美术系申报学士点,我组织了“南通师范学院教师美术作品展”赴宁展出。袁运甫、冯健亲、赵绪成题词,

范曾题展标致贺。冯健亲、马鸿增、宋玉麟、周积寅、林继尧、左庄伟、黄鸿仪、郑伟健、刘伟东、刘赦等参与学术研讨。南艺阮荣春、顾平撰文《南通师范学院美术系——作为“现象的解读”》刊于《江苏美术》报,首次将南通画家群体称作一种“现象”,从身份认同、现象缘起、期望建议三方面做了深入贴切而有见地的阐述。

2005年,我将20世纪上半叶南通美术分前后两段撰文《张謇年代的南通美术——20世纪江海美术研究(1)》《烽火丹青——抗战时期的江海美术(2)》,分别刊于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·美术与设计》第1期和第4期。

2006年11月,我的论文《张謇的美术情结》在“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做交流,并收入论文集。大量例证说明张謇创建的“全国模范县”以及他对文化艺术特别的关注和支持,奠定了20世纪南通美术快速发展的基础,开辟了通向“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”的道路。

2008年,在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”、建设“文化强市”的大背景下,市文广新局召开美术座谈会,就打造“南通画派”展开研讨,引发热议。意欲以品牌建设发展美术事业的初衷很好,但人为塑造画派不切实际,不符合画派形成的客观规律和南通实际。与南通的纺织、建筑、教育、体育、长寿一样,都是一种表现突出的现象,美术也是令人瞩目的现象,可以研究可以光大。

继文峰饭店研讨会之后,在市政府主导下,2013年6月,市文广新局和国有资产置业在盛和举办研讨会,市领导朱晋、袁瑞良等与20余位南通籍知名画家出席,请周京新、刘伟冬任学术指导。会议就地域特点、历史沿革、文化积淀,南通美术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进行广泛深入研讨,正式开启“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”课题研究。我曾表示,希望坚持研究形成论坛,用五到十年时间,将这个美术品牌推向全国。

2013年10月,中共南通市委和南通市政府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江海艺境——南通百年图像与墨迹展”,以反映南通经济社会文化老照

片、百年间50位文化名人、1949—2013美术大事记和94件代表性书画家作品,呈现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百年文脉。袁运甫、范曾、袁武等出席开幕式,邵大箴、薛永年、尚辉、王镛、余丁等美术理论家就“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”作深入研讨。此展以后,“江海艺境”以不同的策展面貌赴西安、广州、福州、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扬州、淮安展出。

2014年,市文广新局将“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”课题研究任务下达到市文化艺术创作研究中心,我与尤世玮等被聘为专家组成员。6年来已有《中国美术南通现象研究文集》(1)(2)、《钱氏画谱参解》《时贤尺牍》编撰出版,随后还有四种专著出版。

2019年,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成功申报“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项目”,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。“20世纪‘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’研究展”分别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和南京江苏省美术馆成功展出后,回家乡做汇报展。此展由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担任学术主持、谢海策展,由文献研究、艺脉研究、传承研究三个板块组成,65位南通籍艺术家的126件作品参展,体现出他们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持续发力与观念维度。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对富于独特地缘文化现象的南通美术的存在价值、现实意义和可持续发展作了深度解读。我参与课题论证、文稿审读并提供作品和文献资料,助一臂之力。

“中国美术南通现象”是南通美术的自我定位、自觉认识,但只是一个界定一个称谓。必须透过“现象”去揭示内在本质,讲清楚这个命题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素,讲清楚当代南通美术从何而来,与江海地域文化、与我们这座城市文化有何内在关联。讲清楚南通美术未来发展的目标、路径和举措,回应“从哪来?”“到哪去?”的拷问。

相信独具特色的南通美术的明天,一定会有行稳致远,前程似锦!

玉兰
一瓣

如皋诗迹寻微

□侯求学

都说咱如皋自古名贤辈出,诗文书画名满江南。然就诗歌而言,如今如皋诗坛,真正耳熟能详的诗篇却也鲜见,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,对如皋诗歌发展的雪泥鸿爪尤其感兴趣,发幽阐微成为内心自视的一种使命。年前在靖海门旧书市场淘得《集萃——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》,成为这个春节我最好的陪伴。

这本《集萃——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》,由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组委会编辑,于1988年7月出版,封底和内页全部铅字排印而非油印,显得比较正规,只是封面可能限于经费或技术的原因,显然属于复印。但黑白复印却掩盖不了封面设计(封面设计:琦洁,在封底上排成了“计设面封:琦洁”)的深刻寓意,在封底的中央有“封面写意”一诗为证:“你是葱绿的森林/泻下一片墨荫/沿着你沧桑的目光徜徉/你是梦幻的手掌/揉碎绵绵的心愿/撒满诗人的幽径”,封面最上面“让每行诗都站起来,叩动现代人的心灵”,也许正是这本《集萃——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》的心

声和召唤。

《集萃——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》,16开,首页为张达远的《岁月将和我们同行》,后面是目录页,正文26页,分为“第三天地”“崛起的新星”“相思红豆”“梦雨系列”“浅析梦雨系列”“在起飞线上”“神州大地”“试看今日讲坛”等栏目,集中编发了四十多位诗友的力作。“第三天地”里的人木、史加甜的诗作恢宏有力度且气势磅礴,“崛起的新星”里的刘晓苏、许金美的诗有一种柔和隽永的意境美,“相思红豆”里的张玉兰、俞新美的诗清丽动人。将诗友梦雨的诗作为专栏与责编晓廊的浅析一并刊出,有导读的意味在里面。张达远的“试看今日诗坛”作为综论,体现了如皋诗坛当时登高望远的气度。《集萃——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》主编史加甜,副主编张达远,“第三天地”“梦雨系列”责编晓廊,“崛起的新星”责编张达远,“相思红豆”责编无名草,“在起飞线上”责编刘培民,“神州大地”责编琦洁。由此可以看出“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组委会”成员

既是组织者、指挥者,同时自己又都是诗歌的忠诚信徒。

“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组委会”当时设在如城大治巷27号,“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”组织委员包括史加甜、张达远、无名草、刘培民、琦洁五人。查建国后的《如皋县志》和《如皋市志》,未有“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组委会”这一文学团体的记载,而在2003年出版的《如皋文化志》第68页“五、如皋市文学工作者协会”条下有“1989年12月,经县委宣传部和文联批准,成立‘如皋县青年诗歌学会’,后作为‘团体会员’加入‘文学协会’”的记录。这个“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组委会”是否就是后来的“如皋县青年诗学会”的前身或雏形呢?

无从知道“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组委会”和《集萃——如皋青年诗爱好者笔会》后来的命运,更无法知道那一代在如皋诗坛鼓与呼的信徒们今日安在?只知道,他们曾经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过奋斗过,他们应该无悔,他们是我所崇拜的先行者。

灯下
漫笔